

第一章 出生贫寒

2023-10-22 于北京 胡萝卜

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号，我出生了，但具体是农历还是新历，这就不清楚了，但这也无关紧要。

这是一个小村庄，贫穷、落后，没有什么资源，也就没有什么工作机会，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，主要种烤烟这种独特的经济作物，勤勤恳恳但是收入微薄。这里居住着的人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交流，极少数汉族同胞是外来人口，来这里做生意的，我们和他们的交流使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综合体，它大部分的单词都来自汉语，只是把读音进行了少数民族式转变，变得和其他少数民族单词一样的发音，这样整体听起来就比较流畅好听，得益于这种改造，使得双方都可以很好的理解其含义。

这里人口较少，分布零散，大多几百人为一村，村落之间交通不便，但以前的人喜欢到处走找媳妇，所以尽管交通不便，但人情关系却遍布四方，有的亲戚走一趟需要一整天才能到，显得非常夸张，也很佩服前辈们的探索精神。

乡里有一条老街，老街上有一家大理人开的小卖铺，小卖铺里卖的有小零食和文具用品，小零食一般一毛钱一件，比如辣条是一毛钱一根。小卖铺旁是他们家的米线馆，米线作为一种食物非常受我们的喜欢，米线可以作为早点吃，也可以作为午饭、晚饭吃，这种食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好吃，吃了很快就饱了，但很快便消化掉了，可能排个小便就饿了。老街的尽头是初中学校，初中学校下面是小学，小学是一所希望小学，两所学校规模都不大，人数很少，学生们放学就会出来小卖铺买零食吃，买文具用品，吃米线。初中生都是住校，一般吃住都在学校，小学则按年级分层，三年级之前是走读，也就是放学要回家住，三年级之后

则要住校。

我在家排行老二，我的奶名叫做小弟，这个称呼一直伴随着我，尽管后面我有了属于我的名字，但大家还是习惯叫我小弟。我还有一个大哥，他长我四岁，当我出生的时候，他都可以跑步了。

我母亲是村里人，外婆家离得很近，她是文盲，村里大多数妇女都是文盲，她们这一代人读书的机会很少，她们不识字，但她们能听懂电视里的台词，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，而且还会算术，我想这可能和她们参加过扫盲夜校有关系。她很聪明，懂得人情世故，吃苦耐劳，但很要强，性格刚硬，这让她在生活中吃了不少亏。她没有特别的喜好，或者说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她的喜好，好像她们这一辈都是这样，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耗尽了她们的大部分精力，这实在是可悲啊。

我父亲本事很大，他只读过小学二年级，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拿不出钱交学费，他就辍学了，在那个年代看起来非常正常。他虽然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最高学历，但是他认知却很高，这可能和他从十六岁就出去打工有关系，认知高的提现则是就算家里再困难，他也坚持让我读书，并且他坚信读书能改变我们家的命运。他本事很大的另外一个佐证，是他认识我们这个地方的大部分人，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，这对他去办一些事情是有帮助的。

对于小时候，我的记忆非常有限，只记得小时候的时间真的好漫长，总是盼望着快点长大。

我七岁的时候开始上学，从一年级开始，没有幼儿园。考虑到人群散落交通不便，政府允许适龄儿童先在村子里上学，等到了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，再转去乡镇小学去走读。我们村也有这样一个小学，有两个年级，上语言、算术和

体育，但只有一个老师。这个老师早上从别的村庄赶来我们村庄，中午再回去吃饭，吃完饭再回来继续上课，上完课再回去。我们只有一个教室，一个老师，但是 we 有两个年级，每个年级的人数不固定，有时候会多，有时候会少，有时候没有。当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年级有四个人，两个八个人，四个男生四个女生。因为只有一个老师，一个教室，老师会把我们按照年级分开，分成两组，然后一年级上课的时候二年级的自习，二年级上课的时候一年级自习，但一年级的同学可以听二年级的课，二年级的同学也能听一年级的课，有时候更奇特，老师会让一年级的同学回答二年级的课堂问题，让二年级的同学回答一年级的课堂问题。

这位老师上课很认真，上课的时候不能开小差，要不然他会走到你面前，然后问你一个问题，当你回答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捏着你的嘴皮子上下左右的拉扯，直到你哭出来，当然，那个年级哭出来是不怎么丢人的，但确实是疼。当然，就算你回答出来，他也会使用同样的方式惩罚你，不同的是，这个时候他说的话是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话，总之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回答问题，而是要让你知道在课堂上需要认真听课。我们都很怕他，学的很认真，作业也会按时完成。除了认真听课外，他也非常讨厌我们迟到，按他的说法，他是从其他村子走来给我们上课的，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，如果他到了我们还没到，他就会认为我们迟到了，迟到是没有时间标准的，以他来到学校的时间点为准，但一般来说，他都会在早上九点前到学校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在九点前到达学校，否则就需要接受惩罚，除了捏嘴皮子，还要站着听一早上的课，这对于小孩子来说是很痛苦的，所以我们都害怕迟到。

有一天早上我起晚了，如果要去上学就得迟到，我非常害怕，但是同样让我害怕的是我的父母，他们也不允许我不去上课，这时候我就左右为难了，如果去

上学，那就意味着迟到，要被老师惩罚，如果不去上学，则需要接受父母的惩罚，综合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背着书包走向学校，但我实在太恐惧了，最终我还是没有勇气去上学，我害怕老师捏着我的嘴皮子拉扯，那实在不疼了，我也不想一早上站着听课，腿脚受不了，想到这些，我就在半路钻进了路边的大草棚里面，当时正好是夏季，草木正蓬勃，所以钻到里面能躲人，我钻到里面就觉得好舒服，正想着继续睡一觉，没想到这时候外面居然伸进来一颗棍子，直戳我屁股，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遇见鬼了，这个时候外面有了声音，原来是我父亲，他拎着一根棍子跟踪我呢，看到我钻进了草棚里面，就知道我不想上学，就来戳我，想用这种方法让我出来，这个草棚口子很小，只能小孩子钻进来，大人进不来，所以他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逼我出去，里面空间狭小，再让他这么戳下去，我屁股早晚开花，我投降了，我说我出来，别戳我了，我是哭着说的，一方面是确实害怕，一方面是想哭了，出去后他不能继续打我了吧，他停止了戳我的动作，我顺势也就滚了出去，当然，出去后是免不了一顿毒打的，最终是挨了揍不说，还被逼着一直到了学校，当然是迟到了，学校老师的惩罚也要挨，非常不值当，从那以后我就没想着逃课了，就算要迟到，我也会选择去上学。

学校其实也不是专门的学校，是找了一个空闲的房子当学校了，这个学校是两层的，上面才是学校，下面是牛圈，中间有个孔可以通到下面一层，我们打扫卫生后会把垃圾从这个孔释放到牛圈里面，这算是一个好处，但坏处就是上课的时候可以闻到牛屎味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倒不是问题。这样的学校结构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还发生了变化，从楼上学习楼下圈牛变成了楼上屯草楼下教学，楼下被分割成两部分，我们和牛从上下铺关系变成了邻居关系，主要原因是下雨的时候楼上漏雨，会影响我们上课。搬到楼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，在楼上的时候，

除了漏雨外没有什么毛病，搬到楼下后，雨是不漏了，但我们教室里面多了两副寿材，这里的人们会提前给家里的老人打好寿材，然后放在空房间里，虽然盖着油质，但心里还是很恐惧的，楼下本来就阴森，这下子就更阴森了。

在学校里除了迟到和上课不认真之外，我们的老师最讨厌的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去上厕所。学校是没有厕所的，学校旁边有棵大树，树的一面靠着田埂，这边没人看到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方便，如果想大便，就得到田里解决，或者到村子里去找厕所，这样一来，上个厕所一来一回就需要十多分钟，而每节课才四十分钟，我们老师跟我们说，上课前把大小便都解决掉，上课就不要出去了，要不然我讲完了你听不着，后面我就得给你再讲一遍，所以我们老师的课堂有个规矩，除了十万火急，否则不要在课堂上出去上厕所。

这个规矩后面坏了事，我的同桌是个胆小的男孩，他很怕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，也是我们中最爱哭的，有时候老师还没捏他嘴皮子呢，他就被吓哭了，这一哭倒是很有用，很多时候老师要不是气不过，也就算了。有一次因为不能出去上厕所这个规矩触发了一件事，同桌早上来的时候因为来得急，他奶奶给他送了一块冷饭作为早餐，他上课前快速消灭了那一块冷饭，上课后，他不停地左右蠕动，像是屁股下面有虫子，我们老师注意到了他的举动，拿粉笔丢向了他，粉笔正中他的额头，他愣了一下不动了，此时问题已经出现了，我感觉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我想着可能是我们的邻居在排便，就没多想，终于下了课，我们都出去外面活动去了，我的同桌没动，我觉得比较蹊跷，就问他怎么不出去玩去呢，他没回答，脸憋的通红，此时我注意到那股味道越来越大，他正拿着他的笔记本垫在屁股下面呢，此时我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原委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在门外抽烟桶的老师，老师进来后感觉是吓了一跳，然后就让我去叫我同桌的家人来处理

这个事情，后面事情就是我的同桌回去换了裤子，他的排泄物被他父亲处理掉了，从那以后，我们老师就强调，如果想上厕所，举手说明就行，别再拉在座位上了。我的同桌也算为我们争取了一项权益，我们后面都很感谢他。

两年的学习除了加减乘除之外，所学不多，我们的基础很差，三年级的时候被要求去乡镇学校合班上学，和其他村的同学一起在一起念书，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。

人类有很强的宗族观念，这一点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们三年级的时候，来到了汇聚了十多个村庄的人的班级，有的村子人多，有的村子人少，聚在一起就会出事，都是些文盲的后代，都是相同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，除了加减乘除没有太多知识储备，可人类的脑子就那么大，存不下有用的知识，就会存一些无用的知识，比如打架。打架对于三年级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早，但人和人就是不一样，有的人发育的早，有的人发育的晚，发育得早的人长得就比发育得晚的人长得高大，人长得高大就想欺负长得矮小的人，而欺负的缘由就非常多了，比如打扫卫生是扫地还是擦地的矛盾，上厕所占坑位时间的长短，都是缘由，这个时候宗族观念就起了作用，这也得益于老祖宗们的探索精神，隔那么远能攀上亲戚，有些人就可以聚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小团伙，有了小团伙，就可以欺负和对抗其他的小团伙，这种事情很有意思，老师管不了那么多，也管不过来，现在想起来，三年级的小孩，也闹不出多大的事情，也就不会去计较。

我从小营养不良，经常饿肚子，这就导致我属于发育得晚的那一批，也就是挨欺负那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很奇怪，人数不少，但从不结盟，一个是胆子小，一个是攀不上关系。

我经常挨欺负，我长得很小，学习成绩也很差，老师不喜欢我，小团体们倒

是很喜欢我，他们喜欢欺负我，在我身上，宗族观念好像不起作用，除了外面村子的小团体欺负我，我们村的小团体也会欺负我，他们会把我当成他们的笑话。有一次，我们村的大部队放学一起回家，走到一半，他们突发奇想要举办一场足球比赛，我哪知道什么是足球，他们让我当守门员，跟我说只要别让球滚到后面的石墩中间就行，也就是说，石墩就是足球门洞，我就守在门口，他们来了我就得守住，我感觉我明白了，那比赛就开始了。他们分成了两队，但只有一个门，这也不奇怪，他们两队都可以射门，射同一个门，我是两个队共同的守门员，我左右不是人。事情比我想象的简单多了，我以为他们会很快来射门，我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来守门，但情况是他们老是把足球踢出去，基本上到不了我跟前，时间一长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多余，但事情出现了变化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好像感觉到自己的水平太差，但是又不尽兴，怎么办呢？其中有个人就提议，我们来玩射门吧，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我们不是水平低到不了射门这个阶段吗？那直接射门不就好玩了吗？这时候我就懵了，我本来就不会玩，这个时候我成焦点了，都来射门，但大家都同意了这个玩法，我也就无奈，第一个人开始了他的射门，他好像是冲着我的头来的，他用力踢球，但球好像不受他的控制，没过来，他的鞋倒是飞过来了，直接砸在了我的脸上，我吃痛坐下，没想到砸出了鼻血，我觉得很委屈，就说了一句注意点啊，他就把另一只鞋子用手砸了过来，砸到了我的肩膀上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就和他理论起来，他过来给我一顿招呼，把我打哭了，既然有人哭了，那事情就完了，游戏也就玩不下去了，大家就继续回家了。我一路哭着走了一段路，路上他一直让我哭小声点，还言语侮辱我，我非常委屈，不敢大声哭，但眼泪止不住的流。

恰逢金秋时节，我们这个地方有野生菌，家里人会去山里收集各类野生菌拿

去卖，价钱很高，也算是一个收入来源。野生菌种类很多，有各类牛肝菌、青头菌、鸡枞及松茸等，我父亲一般会在下午拿着早上收集到的野生菌到乡镇上去卖，正好这个时候遇到了他，他看到我在哭，我见到他就放开了哭起来，感觉所有的委屈一刹那都想全部释放出来，他走过来在人群中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问了高年级的那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，他们也害怕我父亲，所以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，我父亲知道了原委，事情就简单了，他走到那个孩子面前，直接啪啪打了两下脸，然后拎了起来，跟他说了一些狠话，无非就是再敢欺负我儿子我打断你的腿之类的，他很害怕，就说不敢了，这时候我父亲把我叫过去，对我恨铁不成钢的说，他打你你不会打他吗？没手没脚吗？现在打，我看着你打，我看他敢还手吗。我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气了，气已经被父亲出完了，气顺了人就软弱下来了，我就说我不打了，之后我父亲便走了，那孩子一直瞪着我走了一路，听说回去告诉了他父亲，他父亲酒后扬言要来干我一顿，但后面一直也没动静。

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我看着可怜，其实有可恨之处。

我胆子其实不小，我喜欢偷拿别人的东西，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东西，比如橡皮、铅笔之类的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主要原因是我没钱买新的，一般等我实在没有铅笔可写了，我就去垃圾堆里挑拣，有些家庭条件好的，可能铅笔使用到还剩下一大半就扔了，对于我来说，有这种半截铅笔使用也算不错，一根铅笔也就五毛钱，我也不是没有钱买铅笔，我是嘴馋，我喜欢吃辣条，吃了一根就想吃第二根，家里给我五毛钱买铅笔，但吃了两根辣条就只剩下三毛钱了，买不了铅笔，我只能想其他办法，比如去垃圾堆里面翻一下，把可以利用的半截铅笔利用起来，有时候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大部分时候，我还是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半截铅笔，但我的五毛钱铅笔钱，因为嘴馋的缘故，可能只剩下四毛钱，或者三毛钱，而铅笔是

五毛钱,三毛钱或者四毛钱都买不到五毛钱的铅笔,小卖铺也只卖五毛钱的铅笔。

这个时候就让我犯了难,如果没有铅笔,那就得挨老师的骂,老师骂了我还没完,老师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家长,而我的家长是给了我买铅笔的钱的,这个事情最后我没法解释,我只能另想办法,我首先会选择去借,但是我没有太多关系可以攀,所以一般没人可怜我,所以这个选择一般都没法成功,好像就没成功过,除了借,只能偷了,但偷是不好的,我是知道的,但我嘴馋,五毛钱的铅笔钱被我吃得只剩下半截铅笔钱了,而没有人是出售半截铅笔的,也就是我剩下三毛钱或者四毛钱,是买不到铅笔的,一般来说,剩下的这笔钱,我一般也会拿去吃辣条,吃完了就舒服了,但没有铅笔可用的问题,我还是得解决,克服不了嘴馋的毛病,那就只能冒险了,所以我会去偷,说是偷,其实就是拿,我会挑选女同学的文具盒下手,原因有两条,其一,男同学的不敢偷,我长得很小,没有小团体保护我,我会被打的。其二,女同学的文具盒非常丰富,里面起码装着四五只铅笔,有长有短,拿了一只不容易被发现。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,我只会选择文具盒里最短的一只铅笔,有时候都没有半截了,我告诉自己,这截铅笔她也要丢了,我算是帮她丢了,她要是丢了,我还得去垃圾堆里面翻出来,现在拿,既帮她丢了,我也不需要费力去找了,这算是两全其美,我只敢这种小勾当,从不越界,这是我的素养,从来没有出过事,当然这算不上光彩的事情,后面逐渐长大了,升到了高年级,我也在默默回馈这些暗地里帮助过我的女同学,这是后话。

除了胆小,我还懒惰,当然小孩子都比较顽皮,除了玩正事是一件也不想干,我就是这样,但我所说的懒的事情比较过分。

上了四年级,我们就得住校,对我们来说住校是一件很不错的的事情,我们来

自各个村庄，有的村庄离着乡镇小学一个小时的路程，每天来回其实很累的，住了校，同学之间相处的时间就变多了，形式也就变多了，但四年级的学生，还太小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还什么都不懂。我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遗留问题，到了四年级，我还尿床。自从我上学后，我好像就没尿过床，我不知道尿床这个事情居然可以间隔几年又继续，我发现我还尿床是在住校一段时间之后，一次两次的话，其实不会觉得这是常态，但我发现我好像经常这样，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后来，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熄灯之前，我要去把尿放干净，然后再睡，但就算是这样，也会有尿床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有些时候做梦梦见往牛头上撒尿呢，如果醒了，那运气不错，这个时候可能还没开始排呢，那就可以快速去厕所解决，但有些时候醒了就晚了。尿床这个情况不是个例，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而且一般到早上床单都干了，除了有尿的印记和骚味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困扰我，直到宿舍里面开始讲鬼故事，这下坏了，睡觉之前有人开始讲鬼故事，最多的故事便是说我们住的这栋宿舍楼是盖在别人的坟地上的，晚上还能听到铁链的声音，说那是鬼在渡劫呢。越说越吓人，那段时间尿床这个事情就开始成为我的困扰了，半夜被尿憋醒了，不敢去厕所，因为厕所离宿舍有一段距离，配合那段时间的鬼故事，真的是非常害怕，但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啊，怎么办呢？好办，不知道是谁开了头，窗户成了我们的排尿口，反正窗外是一片菜地，往地里撒尿属于给菜地施肥，谁也找不出毛病。我睡在上铺，有一天晚上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就打开了靠近上铺的窗户，跪在床头向窗外排尿，不知道此时抽了什么风，觉得异常好笑，变笑了起来，笑起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笑起来后整个人抖起来了，本来往窗外稳定排放的水柱此时产生了波动，正好打到

了窗户的钢筋上，这下子麻烦来了，因为水柱打到钢筋上后反弹回来了，正好射在了下铺的头上，下铺的同学睡觉喜欢张着嘴仰着头，此时他张开的嘴里其实除了他的口水还有我尿液的成分，我非常紧张，赶紧尿一半结束躺下了，第二天早上，下铺的同学在说嘴里咸咸的，我不敢说话，我怕他知道水柱的事情，从那以后，我要么尿床上，要么就咬牙去厕所尿，再也不敢在床上给菜地施肥了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笑点，意味着我的下铺要尝尝我的水柱，同时可能意味着我可能被揍一顿，这对我来说风险太高，我是个谨慎的人，有风险的事我一般避而远之。

人总会长大，时间不会停留，转眼我就变成高年级的学生了，但我依然长得很小，但身体不长，脑子却开始长起来了。

六年级是小学最后一年级，过了六年级，就变成初中生了，当然，六年级了，意味着从身体上和思想上都有了一些变化，但我另外，我身体上依然没啥变化，思想上变化很大，这可能和我长脑子有关系。

好斗的人越来越好斗，这是因为六年级了，吃了好东西，营养到位了，身体就长起来了，就变得强壮起来了，这种变化可能会使得在低年级里面作斗争的攻守双方位置互换，因为可能一年之间，矮个子的那个人身体长起来了，比原来高个子的那个人还要高，高就意味着力量，力量意味着斗争的资源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原先的一切规则都要打破，包括小团体小组织，都要重新洗牌，这个时候就没有宗族观念什么事情了，这个时候有个新词，叫做站队，什么意思呢，很简单，做操的时候，一个班级分两个队列，有个女生队列，有个男生队列，这是正常的男女站队，站在男生队列里面，那你就是男生，站在女生队列里面，那你就是女生。对于原先的小团体小组织来说，这个时候也要站队，只是不是按照男女站队，他们的规则要更复杂一些。无论如何，该报的仇在高年级的开始之初就要开始了，

原先你欺负我，那现在我就要欺负你，拳打脚踢是免不了的，这个时候，学校老师就会开始出面管教，已经不是三年级的小孩子了，补充了营养，长成高个子，有了力气，斗起来又没轻没重，事情就变得严重了，我只长了脑子，没长身体，这部分剧情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欺负过我的人，现在依然可以欺负我，我没办法，但我思想上发生了变化，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强势点。

我确实没能在进入高年级的时候长成高个子，然后去报仇，这可能和我占用五毛钱的铅笔钱去吃辣条有关系，也可能和我半夜给窗外的菜地施肥有关系，无论如何吧，我是没能长成高个子，用拳脚来给自己报仇。

上帝关了一扇门，就会给你开启一道门，这是真理。我怎么发现我长脑子了呢？其实不难，我发现，我稍微认真听课，考试都能名列前茅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这一点老师们也很惊讶，他们觉得我太不可思议了，原来那个爱吃辣条考试不及格的人哪去了呢？他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从在我们村进入牛圈开始上一年级学习开始，到我应该长成高个但是没能如愿的高年级为止，我貌似一个行尸走肉一样，我吃辣条，我尿床，我挨揍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没有思考，我嘴馋我想吃辣条，我就拿买铅笔的钱去买辣条，这是条件反射，我害怕鬼，我就给菜地施肥，并颤抖身体让下铺的人尝到了水柱的滋味，这是低级趣味，好像没有思考，就能活着，这没问题，但突然有一天，事情没有按照预先的轨迹发展，问题就出现了，在低年级，我吃辣条，我尿床，甚至我挨揍都是正常的，没人会管这些事情，但到了高年级，我再吃辣条，再尿床，这就不正常了，没有了低年级的身份加持，你就不能吃辣条，尿床了，因为你长成高个了，你像个大人一样了，你有了力气，一拳可能把人打进医院，这是不对的，所以学校出面了，他们会管理这些事情，确保不会出现预料之外的事情。但这些变化的前提，是一个简单的

问题，你长成了高个，像一个大人一样，但当我的身份变成了高年级而我的身体还在低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思考了，我把这个变化叫做不长身体长脑子。

长脑子意味着思考，这是一个相互反馈的事情，思考得越多，就会长更多的脑子，长更多的脑子，就会思考得越多，当脑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事情就出现了变化，就比如我，从考试不及格，到名列前茅，这就是变化。

长脑子并不是只带来好处，也有坏处。会思考就意味着会权衡了，当然权衡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，过早的去权衡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初次之外，在这个年纪，开始思考就会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，因为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，长够了脑子后便觉得太简单了，但思考是停不下来的，除了思考有用的，剩下的就是一些无用的了，比如爱情。但对于六年级的同学来说，他们肯定不懂爱情，但男同学知道女同学更吸引他们，这个吸引可能是学习成绩，或者长得好看，也或者是单独的头发好看。

我的脑子长过了头，我觉得我得变得特立独行起来，才能吸引更多的女同学关注我，但具体关注我干什么，我没有打算好。特立独行对于六年级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困难的，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想法，都是随大流，衣服要买一样的，鞋子要穿一样的，话要说成一个格式的，我不能随大流，其一是因为条件不允许，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鞋子，需要花钱，这个花销不是五毛钱铅笔钱能解决的，我也早就不吃辣条了，辣条让我没长成预计的身高，我母亲给我做了舒服的布鞋，我没理由找她再给我买一双高价鞋子，她虽然是文盲，但是她对钱非常敏感，知道多少钱能办多少事，这一双鞋的钱，在她那里够办超过一双鞋的事情，这样一算，她肯定不会答应的，况且她做了鞋子给我穿，非常舒服。其二，我长了脑子，我思考了我在吸引异性方面可以取胜的方法，那就是特立独行，对于鞋子这一点

来说，大多数人都穿买来的鞋子，而我穿我母亲给我做的布鞋，这就算是一个特点了，毕竟大家能记住的是少部分，不是大多数。我在我身上下了功夫，我思考怎样才能变得更特殊一点，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反差。

一个人突然从男人变成了女人，这就是反差，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方法呢，是因为我得到了经验，我从考试不及格到考试名列前茅，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，我不可能从男人变成女人，我也不愿意为了吸引女同学的注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。但我从我自身的经历得到了启示，既然从考试不及格到考到名列前茅能吸引大家的注意，那反过来就是我的第一个方案，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在下次考试的时候故意考不及格，这样包括老师和同学都会吓了一跳，这样就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从而达到我的目的。

我在一次考试中实施了我的这一计划，计划非常顺利，我从考九十九分下降到考五十九分，老师当即让我站起来解释是什么原因，当得知我考了五十九分后，大家一片唏嘘，觉得不可思议，我满意的站了起来，但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我高估了老师的职业素养，原先我的预料是这样的，我考试不及格，我非常难受，老师私下里来安慰我，并给我辅导，女同学们下课后来问我原因，然后我就可以施展我的下一步计划，可事情发展的和想象的不一样，考试的结果倒是对的，但老师的反应非常激烈，他觉得我是故意气他的，同学们被老师突然的发威吓得异常安静，没有出现我想象中的场景出现，这个计划从他让我坐下后就宣告失败了，老师让我写一份检查，要深刻一些，重点要保证下次考试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，否则会严厉对待，至于怎么严厉对待我就知道了，但我比较谨慎，有风险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，我告诉自己下次还是不要玩火了。

随着时间消逝，考低分事件淡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视野，我又有了想法，但

这一次我变得更加谨慎，我继续在自己身上找突破点，偶然的机​​会让我找到了我翻身的可能性，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演员的发型，他们的发型非常帅气，一般都是把前面留的长长的飘向一边，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甩起来，看起来非常潇洒，我感觉自己挺适合这个造型的，但乡镇的理发店要花钱，我父亲虽然眼界很高，但让我去理发店理发的事情他不会干的，一直都是他给我理发，按他的理由，他觉得我还是小学生，不能出入理发店那种成人场所，我一直也没搞明白为什么理发店成了成人场所，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虽然不能去理发店，但我可以提自己的想法，他的剪发手法很差劲，我一般一年就让他给我剪一两次，主要是头发长了就看不出来发型了，也就不知道是在哪里剪的，但头发长了学校就让剪了，不剪就不像学生，我也有办法，等头发长长了，我就长时间不洗头，不洗头头发就会卷曲变油，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长，当然有副作用，就是有味道，还可能成为跳蚤的家，我的头发养过很多跳蚤，这可能和不洗头 and 用洗衣粉洗头有关系，但我没有深究，这对我没造成什么影响。

这一次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既然没法去理发店理成潇洒的发型，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想法，让他照着我的想法给我剪出来，我心里不信任他，但没有其他选择，我母亲操刀的话我十有八九会成为光头，光头是不允许进学校的，别人会以为是劳改犯，我可不像成为劳改犯，我没有其他选择，我只能选择相信他。父亲过了长脑子的年纪，也过了长身体的年纪，所以脑子和身体都不长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剪头发的技术不可能一夜之间提升，这我应该是能想到的，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乎了我的预料。他首先找了一个碗扣在我们的头上，我感觉要坏事，但没法反驳，他开始沿着碗的边缘把多余的头发剪了，逐渐我的头发都包在了碗里面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他采纳了我的想法，把额头前面的头发留了下来，这样沿着碗口剪

了大半圈，他觉得合适了，把碗拿掉后，我的头发就成型了，看起来是有点滑稽，但我却十分满意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非常潇洒，而且绝对和别人不一样，这样去学校肯定能成为焦点，肯定能吸引女同学的注意，我感谢了他，说了一些好话，他很高兴，他就喜欢听好话，他说下次还帮我剪这个发型。

到了学校，我的发型成了焦点，这让我很满意，我觉得挺美，走几步甩一下前面的头发，把前面的头发甩到一边，这让我有种飘飘然的感觉，使我非常受用，但这样的焦点和我预期中的焦点是不一样的，我越发感觉到他们是在笑话我，我逐渐产生了厌恶感，我讨厌这种成为焦点而无法吸引女同学的感觉，他们不是被我的潇洒而吸引，他们是在扎堆嘲笑我的发型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让我父亲帮我剪头发，起初我感谢他，后面我讨厌他，他对我这种态度转变有一些想法，他觉得我不应该讨厌他，他使用碗给我剪了标准的发型，他付出了精力，并听取了我的建议，他觉得他没有错。我没说他有错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是我脑子长过了头，想着标新立异吸引女同学，但我长过头的脑子思考出来的方法只能让我标新立异，不能吸引女同学，这不能怪他，他是我的专属理发师，他对理发进行了思考，并听取了我的意见，我没理由讨厌他。

在小学最后一年，也就是在六年级的下半学期，我开始讨厌自己，我在想我为什么不长身体长了脑子，我应该和别人一样长身体，然后去报仇，而长脑子应该是未来的事情，但我没能按时获取足够的营养，没有足够的营养，我就长不了身体，但意外的长了脑子。我没能在我的预料之内吸引女同学的注意，她们嘲笑我，我成了她们的笑话。长了身体的那批人，也有开始长脑子的，我注意到几个高个子的男同学，在小学的最后时光开始体验恋爱了，他们总是这样，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长了身体，在该长脑子的时候长了脑子。